

# 家乡的麦场

于利华

收麦季，麦场夜间如昼，灯火通明。那时的麦场的地面用土铺就，在村里人年复一年的蹂躏间变得特别光亮。大人们割完麦子，用架子车将麦子一车车运到麦场，随后都聚集在麦场等待脱粒。他们虽显得疲惫，但仍不忘开玩笑，光着膀子或穿着花背心的男人们与头戴各色毛巾的农妇们嬉笑打闹，似乎这样能减轻一天的劳累。顿时，欢笑声、打骂声、聊天声，以及脱粒机工作的嗡嗡声、孩子们追打的叫喊声，响彻整个麦场。而那些极其困乏的人，则躺在一边的麦垛上，发出响亮的鼾声。

当自家麦穗进入机器，脱粒成一粒粒麦粒，麦秆从另一个孔中排出时，人们如获至宝般迅速抱起这些麦秆，堆放在一边。待麦子全部脱粒入袋后，他们用铁叉将麦秆搭成一个大而结实的麦草垛，随即在自家的场地晾晒新麦。

我们一群孩子最喜欢在各家堆得高高的麦草垛里玩躲猫猫游戏。大家均匀分成两拨，一拨先藏，一拨找寻，相互轮换。偶然间，因为意见不合产生小分歧，或争或吵，甚至还会打起来。但不一会儿，在旁人的劝解下，刚

# 感天动地红旗渠

赵刚

朋友，当您惬意漫步于绿荫遮天蔽日的红旗渠畔，喜看清洌的漳水犹如一条威武的游龙，汨汨奔腾一泄千里的时候；当您流连忘返于如景似画的田园风光，为五谷丰登欢欣、为瓜果飘香陶醉的时候；当您心旌荡漾于林州人民那一张张因安居乐业而绽放若莲的笑脸时，可曾知道脚下这块福地，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

林县，这个地处豫、晋、冀三省交界，太行山区的豫北小县，自古水资源极度匮乏。据载，从明朝正统元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500多年间，这里发生旱灾100余次，大旱30余次，“大旱绝收，小旱薄收”的现象令人民苦不堪言，被迫逃荒者不在少数，真可谓“一部林县志，满卷旱荒史”。及至新中国成立10年，尽管在兴修水利方面没少努力，但终因技术和资金所限，水荒顽疾始终如芒似刺，扎在群众身上，痛在干部心上。特别是在1959年再次遭遇大旱危机之后，县委县政府痛定思痛，经深入研究，毅然作出一个数千年来绝无仅有的决定——跨省穿山，引漳入林！即在垂直落差300米的悬崖峭壁上开凿水渠，引山西省平顺县域漳河之水入境，从根本上缓解水荒问题。

引漳入林，谈何容易？首先，穿越全长约1500公里的悬崖峭壁，工程浩大，危险险重，可谓史无前例；其次，在资金、粮食、技术、设备严重匮乏的条件下，全靠人力一锤一钎开凿，堪比愚公移山。

群众疾苦，就是号令！为民造福，刻不容缓！一场由3.7万名干部群众参与的轰轰烈烈的漳水引入工程，在1960年2月刺骨高寒的严冬，热火朝天地开工了！漫山遍野，红旗猎猎，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就是一声声“既然愚公能移山，我们修渠有何难？立下愚公移山志，决心劈开太行山”的铮铮誓言，因此，这项史无前例的浩瀚工程，被赋予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旗渠！

“抬头仰望，是壁立万仞的悬崖；俯首鸟瞰，则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先后有30万人修渠大军自带工具和口粮，风餐露宿在施工的悬崖边上，为了防止睡着滚下山崖，采用脚冲外、头朝里的睡觉方式……”红旗渠纪念馆同志动情地告诉我们，修渠大军战酷暑、斗严寒，风吹雨打志更坚，以血肉之躯和人民智慧，书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其中：石匠们出奇谋，创造了“连环炮”“瓦缸窑炮”等28种因地制宜的爆破方法，使开山效率提升十倍；妇女突击队发明了行之有效的“空中运料法”，用钢丝绳架起40条空中索道；300名青年历时17个月，打通616米青年洞，留下“崖当纸，锤作笔，漳河流水写诗行”的豪迈誓言……在这场历时10个春秋、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中，削平山头1250座，架设渡槽151座，凿通隧洞211个，修建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方2225万立方米。红旗渠——这条饱含全县干部群众汗水和81位建设者生命的“人工天河”，惊天地、泣鬼神地盘旋在豫北大地太行山脉，宛如一条雄壮的“水长城”，将丰沛的生命之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林县人民的身边，彻底终结了500多年来“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苦难历史，有效缓解了67万人口、3.7万牲畜饮水和54万亩良田灌溉的老大难问题，有力重构了县域生态与经济基础，扎实推动了从全国闻名的贫困县向工业强市转型的崭新篇章。

诚如经典纪录片《红旗渠》主题歌所唱：“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劈山而来、横流春秋的红旗渠，不仅为百万林县人民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更为亿万中国人民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红旗渠精神”。

镌刻于太行绝壁上熠熠生辉的8个红色大字——“重新安排林县河山”，仿佛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我们前进的航程，并在心灵深处发出这样的灵魂之问：人，应该怎样活着？

打架的孩子又开始有说有笑。伙伴们发现彼此身上、头上沾满了长短不一的麦秆和碎屑，常常笑得前仰后合。有些正换牙的孩子咧开嘴一笑，又会惹得其他小孩哄然大笑。

玩累了，我们各自散去，与平日玩得来的玩伴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躺在草垛里休息，说着悄悄话；或跑去看大人们忙碌。我最喜欢的，是和一个形影不离的女孩选一个没人的麦草垛，静静地躺在麦草间，闻着新麦秆的浓郁香味和阳光的暖香，一起说着儿时的悄悄话，不久便进入甜甜的梦乡。

麦收结束后，大麦场上堆满了大大小小、高低不一的麦草垛。看似没有标注，却年复一年地固定放在麦场上，每家每户都能清楚地分辨出各家麦草垛的位置。之后，细心的农户还会在草垛上面盖上一层塑料薄膜，以备凛冽之冬生火、烧炕之用。

麦场一度成为我们的乐园。我们抓起一些麦草铺在地上，或围着圈坐在上面玩丢手绢，或爬在上面脑袋凑在一起聊儿时的乐事与烦恼，或玩前翻滚、练倒立。翻过去的孩子脸上洋溢着得意而骄傲的神情，开始给眼巴巴望着自己的伙伴们学着老师的腔调

讲解、示范，却一下翻进了麦草垛里，引得大家笑个不停。

暑期里，麦场依然是孩子们的集聚地。我们玩累了，就在草垛里挖个洞，再抱一摞麦秆铺在地上，或坐或躺，摘来一兜子野果子，有酸枣、野山楂等，放在上面，撩起衣服角蹭一蹭，便迫不及待地大口吃起来，开心极了。夏日里突遇雷阵雨，我们不慌不忙地躲进草垛里，听着噼里啪啦的雨声，拿出一副扑克牌，津津有味地玩“接竹竿”的游戏。雨过天晴，我们伸伸懒腰跑出去，清新的空气、青草的鲜香一股脑儿吸入鼻腔，让我们沉浸其中，乐不思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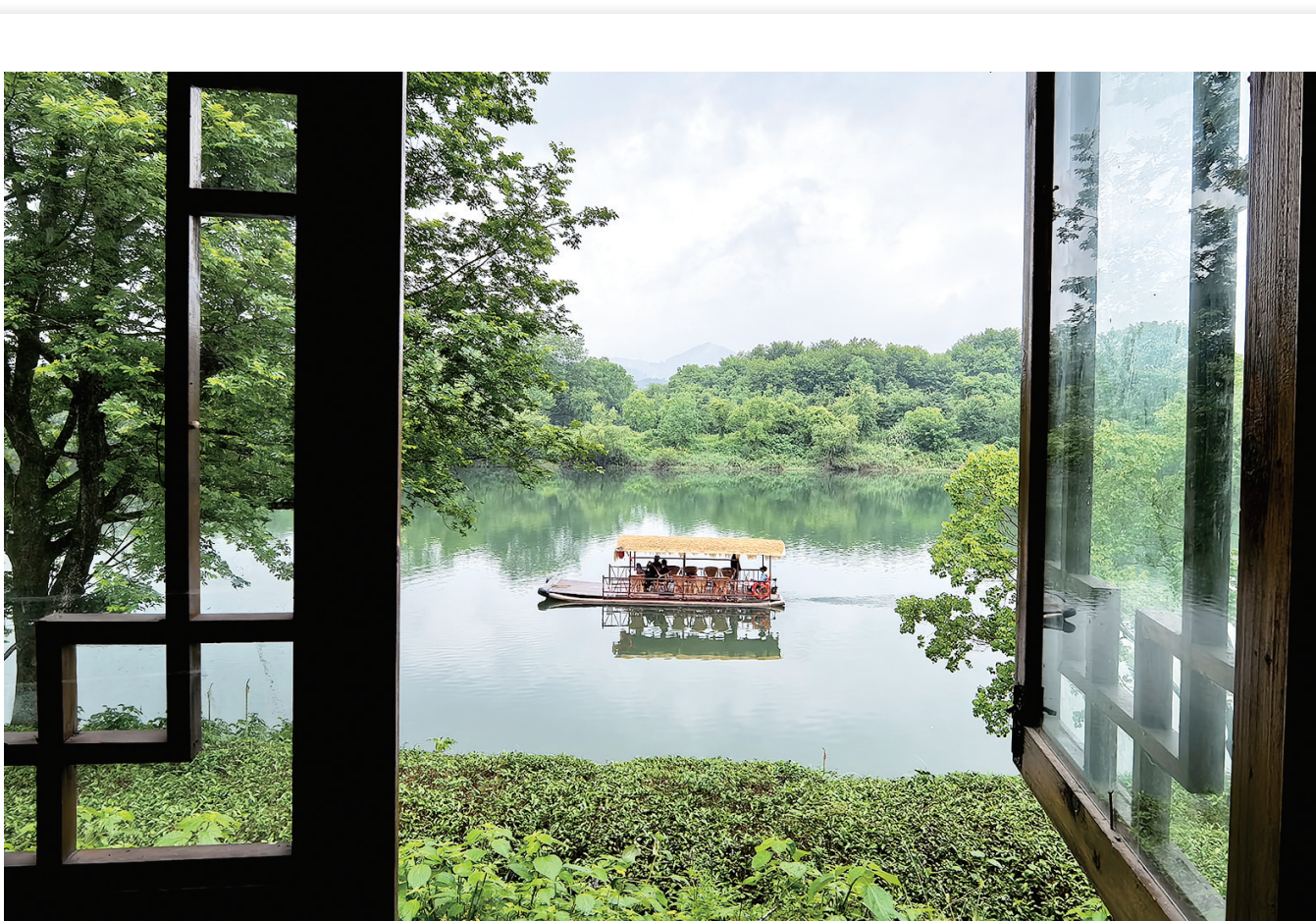
那时，麦场堆得高高的草垛是村里人的宝贝。家家户户烧饭都用它生火。有些养牛、养猪的家里，还用它来铺牛圈、猪圈，再拿来一些用刀切成一截一截的当饲料。

冬天过去，麦场的草垛所剩无几。一堆堆草垛被大人用架子车拉扁担挑，或者被我们玩时顺手提上一筐又一筐，一点点堆放在自家院子里。而空旷平展的麦场依然是我们玩耍的好去处。我们在那里跳皮筋，踢毽子、玩沙包，坐在地上玩泥巴、抓石子，将采

的一大捧五颜六色的野花放在地上做花环。风儿拂过，不远处绿油油的麦苗婀娜着身姿，昂着脖子望向我们，似乎欢欣雀跃地想快点成长，好加入其中，倾听我们儿时的趣事和那最美丽的欢乐。

多年后，再次回去，曾经饱含很多回忆、祖祖辈辈沿用的麦场已恢复成一片绿油油的田地。现代化的机械工具已替代了人工，每家每户只需拿着几个空袋子等在田间地头，收割机便能轻松完成曾经几天不分昼夜干的活。如今，麦秆早已不用来生火取暖，村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燃气灶，既干净又便利。那些麦秆或被收走用来造纸、当作生物燃料、饲料等，或就地打碎当肥料。家家户户的院子没有了麦草垛，没有了劈的柴火，取而代之的是一盆盆葱茏翠绿的绿植和繁盛的花卉。

曾经不分白天黑夜忙碌的麦忙季节，村里的人仍悠闲地坐在自家院落的藤椅上，喝茶、聊天，与许久不见的亲戚、工作在外的儿女视频聊天，欢喜地诉说着：村口新开了便利的超市、饭馆、药店、理发馆，公交车已经通到了村口，天然气管道也已修到了村口……



一叶扁舟入画来 静好 摄

# 秦岭度假随记

李成砚

“五一”小长假，我与妻子、小女儿及朋友康才夫妇一同驱车前往秦岭深处度假，开启了一段难忘的旅程。

放假首日清晨，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屋内，我们满怀期待地踏上了旅程。西安城区拥堵异常，车辆如长龙般缓慢前行。自西高新出发，我们辗转近一小时，才从东郊香王收费站顺利驶入高速。高速路上车流滚滚，宛如一条流动的钢铁长龙，我们随着车流缓缓向前，欣赏着沿途的风景。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分享着彼此的趣事。小女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不停地问东问西，像一只活泼的小燕子。接近洛南时，导航提示我们出高速转入县道。洛南县城虽小，却洁净齐整，道路两旁的花草被修剪得错落有致，生机盎然。

出城后，山道蜿蜒险峻，左盘右旋，忽上忽下。会车时，倒车镜似乎要相擦而过，窄处车身恍若蹭崖，令人胆战心惊。我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车辆，不敢多言。如此行数十里，山势豁然开朗，导航提示我们：棣花在望！众人方回神，终抵棣花地界。

承朋友文静安排，我们下榻于镇上翘楚——丽呈别院酒店。酒店别致典雅，四合院园林布局，建筑风格独特。入院即见小桥流水，景致怡人。池中锦鲤游弋，红艳可爱，小女见之雀跃不已，嚷嚷着要喂食。她接过妻子给的小馒头，小心翼翼地掰碎投入水中，金鱼立刻涌聚，探嘴出水面争食。顷刻间，水面浮起一片跃动的红霞，美不胜收。于院中赏景时，我们巧遇故友微博。微博是我昔日同僚，情谊深厚。此次他趁假期陪父母来此游玩。我们二人漫步院中，闲谈往事，不觉暮色四合。

次日艳阳高照，气温直逼35度，当地人连称罕见。棣花古镇位于丹凤县城西十五公里，因盛产棠棣花而得名。古镇融汇历史积淀与人文资源，尽展商於古道与平凹文化之独特魅力。我曾三访棣花古镇，与贾平凹先生有些渊源，此次必访魁星楼、

荷花池、平凹故居、戏楼及清风古街。

步入古镇，尘封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二郎庙为陕西现存唯一金代建筑，气势恢宏，堪称金代建筑艺术之活化石。古镇两街（宋金街、清风街）、一馆（平凹文学馆）、一荷塘及棣花驿、棣花秀苑等景点错落有致，处处彰显古镇特色。清风街乃平凹先生《秦腔》书中浓墨描绘之地，书中人物在古镇皆可寻得原型。如今，清风街弥漫着浓厚的小说生活气息。小吃店鳞次栉比，商州大烩菜、红薯橡子凉粉、红薯丸子等地道美食一应俱全，让人垂涎欲滴。荷花池遐迩闻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初夏时节，荷塘焕发生机，成为游客的打卡胜地。我们泛舟其上，拍照留念，感受清凉之意。微风拂面，荷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

游毕棣花，我们慕名前往留仙坪。这是一个深藏红色文化记忆的小村，曾是陕南游击队指挥部驻地。初夏时节，村子干净整洁，树木葱茏，风光如画。当地政府修缮了石板旧街，改造了村民老屋。黄泥墙、瓦屋顶、木板门，辅以红色主题墙绘，无不彰显着商山传统民居风貌。村子不大，约百十户人家，大多院门紧锁。石板街巷寂寥无人，唯有一条黄狗孤守门前，怅然远望。偶遇一位老人坐在屋内，他客气地招呼我们进屋攀谈。屋内光线昏暗，烟熏火燎的痕迹清晰可见。老人言，屋子建有六七十年了，他与老伴相依度日，儿子一家住村北，孙子在外打工。走出老人家，我们穿行于街巷之间，寻觅着红色足迹，抚摸着斑驳的墙壁和古老的门窗，品味着烽火硝烟的岁月。

留仙坪村曾获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陕西省旅游特色名镇”等称号，然而当地倾力打造的特色山村却门庭冷落，游人稀少。留仙坪与无数中国村庄一样，成了“空心村”。乡村振兴如何破此僵局？实乃当务之急。

晚间，坐于万湾村贾家农家乐小院，凉风习习，一边品尝商山美味，一边仰望璀璨星河，好不惬意！万湾村依托棣花古镇优势，发展农家乐，家家生意兴隆，既安置剩余劳力，又增收致富。反观拥有独特红色资源却偏居一隅的留仙坪，境况天壤之别。发展乡村旅游，不仅需完善游购娱、吃喝玩，更须深挖地域特色、便利交通，力避同质化，着力打造城市“后花园”、市民“休憩地”，方能在竞争中立足。

第三日上午，我们踏上返程路，顺访蓝田葛牌古镇。自棣花驱车上高速，个把小时便抵达葛牌。甫一下车，凉风飏飏，令人神清气爽，不愧为避暑胜地。葛牌古镇群山环抱，万木葱茏，幢幢白墙灰瓦的民居静谧而立，宛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采峪河穿镇而过，清流缓淌，鱼翔浅底，令人沉醉不已。

葛牌古镇始建于明清时期，地处秦岭北麓咽喉之地，为长安东南门户，亦是红色故土，留有红二十五军英勇抗战的印记。我们怀着崇敬之情参观了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及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旧址，感受着革命历史的厚重与伟大。

漫步古镇中，巍峨的红豆杉、蔽日的古柳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街旁村民多售卖木耳、松子、烤烟叶等山货。古街青石铺地，青砖瓦房错落有致。自葛牌南行十公里，我们抵达了蓝田与柞水交界之山顶——文公岭。此处地势险要，山高坡陡，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一行人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激战旧址。1935年红二十五军于此设伏，激战两小时，歼敌两个营，重创尾随之国民党军。我们站在瞭望台上，极目远眺。秦岭蜿蜒起伏如巨龙盘踞，气象苍茫。

此次秦岭度假之旅，虽路途曲折，但收获颇丰。我们不仅领略了秦岭的自然风光，还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历史的厚重与对乡村发展的思考。这段难忘的旅程将成为我心中宝贵的回忆。

## 致敬，光明

刘 蕾

穿行在那一座座城市、一个个乡镇  
一条条街道、一家家企业  
手里紧握那份十二分满意的售电合同  
纸页间跳动的，是所有电力人的服务诚意  
因为我们致敬光明  
在广阔大地洒下那束温暖的灯盏

谈判桌是另一张电网  
微笑里藏着千瓦时与价格的博弈  
签字笔划过纸面的刹那  
当公章落下红色印记，新的电力使命就此诞生  
整座城市的灯都更亮了一份  
整间工厂的设备运行已经多滚烫了一轮  
我们不是铁塔，却让银线在云端生根  
我们不是闪电，却让光亮流进每扇窗棂  
在陕北的戈壁、陕南的山间  
在黄河之畔、秦岭深处  
三秦大地的天空下，把服务锻造成光的契约

马不停蹄，是为了挨家挨户地拜访  
用不停歇的脚步，丈量大地深处的温度  
那是心跳的另一种频率  
负荷曲线的峰谷间跳跃  
以及电表转动的数字背后  
藏着的是千家万户正常生活的韵律

当午夜的城市沉入梦境  
我们可能依然醒着——  
不同用电方案的拟定  
不同案例的研判思考  
整个城市将听见电力营销人员坚定的心声——  
光就是我们永恒的诺言

从第一家客户到第一千家客户  
无数个日夜里，我们一直朝着未来奔跑  
我们，不是光的创造者  
只是让黑暗与光明签约的中间人  
所有售电人在每度电的旅行起点  
用铮铮铁骨就写下了  
此致，光明

## 夏的独白

高 晨

蝉鸣锯开正午，  
空调外机吐着热气，  
像困兽在铁栅栏后喘息。

雪糕滴落的时间，  
被蚂蚁搬运，  
到晒烫的石缝里储藏。

雷雨突然造访，  
又匆匆离去，  
留下满地的碎片。

只有晚风，  
记得收拾，  
那些被晒干的诺言。

